



國朝疆域

明興我

太祖高皇帝起淮甸取金陵東南負海

直星紀之首以宅都於是汎掃寰宇盡復五帝三王

盛漢全唐所自有之舊東盡遼左西至嘉峪南覆海

表北抵沙漠而

文皇帝始建藩于燕已入正大

統于是東北負海當析木之精嚮明而建今京師

而苗都亦宿府部寺百司其中分天下為十有三

省大都數十百里若數百里而縣數百里若干里而

州而郡星列碁置屬于省司以達于天子而衛所

視形便錯置于其中疆理會同延襲于四海縱一萬九百里衡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而北不盡朔方東不盡玄菟樂浪南不盡南交 洪武三年 上令儒士魏俊民等編天下州郡地理形勢降附始末爲書書成名大明志六年令天下府州縣繪山川險易爲圖以上十六年 詔天下都司上衛所城池關津亭驛倉庫水陸道路及山川圖以來二十七年修寰宇通衢書主驛途道里之故 上嘗覽輿圖侍臣有言輿地之廣古所未有者 上曰地廣則教化難周人

衆則撫摩難徧此正所當戒慎昔紂以天下亡湯以七十里興所係惟德豈在地之大小 景泰中詔修寰宇通志閣學士循爲總裁欲準宋祝穆方輿勝覽爲書葉侍郎盛曰此趙宋備安之書直爲四六設庸踵之何爲必欲紀昭代一統之盛宜取其關軍國資勸戒于治紀可列者爲主而城池人民戶口之數要咸具庶其益乎循不聽姍笑之曰此豈造黃冊所耶葉議遂格書成名 大明一統志而文莊意終遠矣嘉靖初 天子方思勵精中興宣光之烈而大學士

專欲佐 上知輿圖廣輪之盛若諸所爲撫御安攘
之畧也乃述輿地圖各爲叙紀于首以獻而四方扼
塞政俗善敗之故甚具 上溫旨報俞圖畱中覽焉
後羅文恭洪先準元人朱思本輿地圖計里畫方之
法廣圖爲數十縱橫長短遠近差次有形實可據歷
十數寒暑而後成而胡莊肅公松官浙轄時增表所
遺諸凡唐虞以下大都會若春秋而降會盟征伐之
所與其名山川巖險悉爲標列益稱精密嗣 隆慶
元年楊冢宰博疏陳天下郡邑衝僻繁簡之差每省

總括其梗槩以爲陞除高下之等第九爲詳覈蓋四
海九州燦然如指掌矣今試舉各省而觀之北直隸
古幽冀州地漢上谷漁陽 京師卽金元舊都也負
重山面平陸地饒魚鹽穀馬果蓏之利而轉東南之
粟賦百官實邊天險地利甲乙于關中汴洛江左不
及也真定北至於永平昔爲內郡乃今居庸紫荆山
海喜峰古北黃花鎮並稱險阨故薊州保定重兵屯
焉廣平順德大名實山東西要脊四方水陸畢會于
臨清轉漕 京師輻輳而進若天津又海運通衢也

河間真定保定之間多達兵塢處降胡其中性廣難
馴東安霸州武清而東野曠人稀奸宄伏匿頗基腹
心之患迤山一帶則樵採耕牧之利居多而奸人窟
其中有司病之若乃田野不闢而賦徭日繁禁塲莊
田中貴戚畹之家星羅碁布而膏腴坐并驛傳不節
水陸騷驛雖畿甸同風而順天之馬政河間之水潦
患尤烈焉南直隸古揚州地南六代都也 高祖
創基實首造焉江限南北爲古今天險故守禦舟師
爲最急江北則徐穎二州地跨中原瓜連數省徐邳

俗悍業鹽多鹽徒而淮安建兵府稱雄鎮守以文武
重臣雖職司轉運亦示控扼之勢焉江南則安慶當
長江委流西控全楚爲江表門戶沿海設戍以備倭
而崇明常熟之民肆椎剽作弗靖與江洋出沒故今
江防海備其重一也廬州民習游惰率女子耕耰地
不盡利鳳陽習俗本同加以高墻留守之費故易以
告饑蘇松田賦不均供億日困豐沛之間濁河泛濫
淪于魚鱉轉餉旣艱民凋瘵甚矣徽州多山少田民
吝嗇健訟逐末利風俗用偷池州在山麓江潯軍民

統理不一。寇盜因以竄匿。楊衝而俗侈。鎮江當京口之衝。鑿山圍水。海潮出沒。土田歲易。處云大都根本重地。賦重役繁。汰冗兵。省冗官。修皇祖時宿衛。散處江北屯田之令。減裏河中使進貢之船。使兵少而精。賦少而足。邦其永孚。于休。山東古青州。濟南齊臨淄地。今界兩都之間。外引江淮。內包遼海。西面以臨中原。而川陸水道畢會于德州。自海運廢。遂以其西境爲餽運通衢。南盡邳徐。北沂天津。歲被于河患。諸築塞。疏濬舟車。牽挽之役。勤勞無休期。而兗州水

潦爲虐。疾苦滋甚矣。矧京儲邊餉外。王祿是供。

六郡徵輸。斯爲急。青濟依山多鑛。賊公私益。交病之而武定爲燕薊門。廷若遼陽。自爲區域。地本膏腴。舊皆郡縣。民用安土。設衛以來。生齒稍稀。惟遷徙謫戍之人。歸焉登萊。僻在膠東。三面距海。利在魚鹽蠶績。農田亦足自贍。爲海東保障。然本海運故道。聞諸往蹟。則平度州東南有南北新河。蓋嘗治閘以達安東。則避開洋之險。宜亦有可講者。山西古并冀州地。省治太原。古晉陽。并爲唐南京。背臨朔。易表裏河山。有

俯挹中州之勢焉。人稠地狹，俗尚勤儉，果毅任氣，析代以北，虜數內侵，故大同特設征鎮，與延綏宣府互爲聲援。鴈門偏頭寧武，並置關設戍，雖烽火之警，不殊而套賊爲急。且保德河曲之間，與虜僅隔一河，稍或撒備，則門庭皆勅敵。若蔚州之鑛徒，臨晉之屯卒，潞城之逋民，並以山谷阻深，乘時抄暴，要不足屯結也。然邊餉旣廣，宗室彌蕃，一切供輸，自歲賦之外，皆仰給河東之鹽課。三晉之民，勞瘁爲甚，乃邊卒叫呶，待哺動輒反側。至賊帥臣爲讎，則積漸使然，非亟圖

不可矣。陝西古雍州，爲周王畿，山河四塞，神輿奧區，形勝甲于天下。秦漢盛唐都焉，然平涼固原一帶，豐草平野，畜牧蕃滋，而外乏屏蔽。頃年胡騎頗已侵入，鞏鳳延慶間，原野蕭條矣。而士馬精勁，終稱雄劇焉。寧夏跨有賀蘭山，黃河之險，別爲一區，水穀自足，虜難馳驟，故爲備差易。然自移鎮榆林而來，河套盡爲虜有，烽火達內郡矣。其涼以西，左番右達，處勢孤危，而土魯番洮岷西寧，錯入于番族，要在撫輯。鳳沔故多回種，而無賴亡命多逃萃其中。西安會府生理殷

繁塞餉藩祿十居七八閭閻疾苦與他郡畧相當若
漢中之襟喉巴蜀潼關之保障全陝稱重地而所在
罄力以供邊奏宗室平涼尤甚閭閻愁苦焉河南
周東都古豫州地也閩閩中夏四方輻輳蓋彰德以
控河北嵩洛以蔽山南南陽汝寧直走襄黃而開封
其都會也由開封以沂衛河可以漕山東沿汴泗可
以漕淮故言形勝者次關陝然分建宗親班祿無
藝今歲賦幾百萬民勞甚矣歸睢陳州一帶地兼數
省統轄非一奸人常藉以守難勦捕則潰逸四出禍

延他境彰德道趙魏之間軍民左右屬盜雖歛迹而
率制之患與歸德同若考七郡之地山水環互民物
茂實則汝寧爲優鑄山獵野依憑險固強弓利弩出
乎其間則河洛爲著然土地未闢教令未馴非課農
宣化加意拊循則寇盜劫奪之禍歲不免矣浙江古
揚州地崇山巨浸所在限隔然嘉湖與江淮相表裏
嚴衢以徽饒爲邪郭左信郡右閩關大海東蟠繞淮
揚之境而杭州其都會也杭山水秀麗人慧俗奢衣
被可觀而薪米是急嘉湖與江東相表裏兩稅重困

貧者流徙富者并兼海鹽之塘利害通于蘇松歲築
歲傾勞費已甚安吉長興以西本山越巢穴界在廣
德上無兼轄之司訟訐繁興頗號難治錯入笠澤之
間鹽徒出沒剽掠村墟不治將有隱憂嚴衢金華負
山引泉生理爲優處州之民依山盜鑛動至數千持
之則激緩復施縱慶元松溪之交歲被侵暴温台並
海而南風帆之駛信宿汀漳估客梗之然不能不虞
他寇也若倭夷奉珍入貢直指寧波突至倏來黠詐
叵測先事而備其在定海乎江西古揚州地當吳楚

閩粵之交險阻旣分形勢自弱安危輕重常視四方
南昌其都會也俗雜五方以保境和民爲上九江獨
據上流牽制沿江州郡且密邇南康濱臨巨湖不可
無備豫南贛之間汀漳雄韶諸山谿會焉連州跨境
林谷茂密盜賊之興斯爲淵藪故設巡撫重職提師
臨之袁州地逼長沙逋民客戶喜獄好爭頗難譏察
而南昌建昌饒州宗室固在民疲供億視臨吉瑞
信撫諸郡殆有加焉吉安山水雄秀忠賢輩出甲于
諸郡大都江西之民樸質儉苦有憂勤之思弘治

以來賦役漸繁土著之民少壯者多不務穡事出營
四方至棄妻子不顧而禮俗日壞惡少間出矣湖廣
古荊州地南匯江湖北擁元陸武昌其都會也襄鄧
古稱重鎮抗其首斬黃下臨吳會控其尾江陵殷沃
南嶽効靈洞庭鍾秀亦足以雉視諸州矣若鄖陽之
走商陝榔桂之跨閩粵辰沅之捍蔽雲貴大江中貫
五溪外錯荆楚之扼塞備焉然襟帶江湖所至民罹
水患寇盜乘之穀土泥塗甚于禹貢宗藩賦祿廣
于周封而楚俗慆輕鮮思積聚土曠不耕四方流民

失業者赴焉故其民率皆窳麗糶而難治過此則永
州保慶之間謹備苗夷而已谿洞諸蠻本以漢法羈
縻差易馴擾惟永順保靖世席富强每以爭奪獲罪
輒假戰功自贖驕橫滋萌時議不明猥加徵發使遠
方之民坐困且久而玩敵將貽異日之憂焉四川古
梁州地中長川沃野有山林竹木穀粟蔬果織作染
練之饒劔閣表雲棧之固瞿塘扼巴峽之流界以番
簇阻以蠻部山水襟束自相蕃薶坤維井絡斗絕諸
夏故奸雄割據則盜兵不敢西窺以地饒而險阨備

也然奸宄內作縣車束馬一不相及有難猝定者矣。以故松疊威茂安綿叙夔各有憲臣重兵外戍而上列親藩諸所供饋咸取給焉且松藩以孤城界在番域而寄咽喉于龍州千里轉運輒爲番蠻所遮斯巴屬之隱禍也烏撒芒部諸夷雖犬牙形格仰我鼻息然內相黨結數啓兵釁且于叙瀘有唇齒之重要在因俗撫綏携其私黨已焉若礪門之臂視諸番播州之富藏四海殆與蜀相爲盛衰建昌六衛僻處四徼自爲奧區民夷安業矣福建古閩越地海抱東南

山阻西北重關內阻羣溪交流福州其都會也雖水不復回入中國封壤促甚而溪山自足爲形勝矣然處人盜鑛流入政和壽寧之境時爲患害古田福寧一帶本竊魚鹽之利而山谷邃深逋寇憑之嘯聚然不常出也福興漳泉外遇倭寇近通琉球爲溟渤要害而海物互市妖孽薦興則漳浦龍溪之民居多汀漳重山峻谷人跡罕到獨與南贛聲勢聯絡設提督鎮治其永春安溪沙尤之間則屬之捕盜官矣蓋簡僻莫如邵武巖訟莫如漳州興泉文物地利甲于八

郡昔稱土沃民稀耕稼自給海寇殘傷兵食爲急視
昔亦已遠矣廣東古百粵地五嶺之外爲樂土北負
雄連以臨荆吳東肩惠湖以制閩越內關高廉以控
交桂外藩雷瓊以扼黎夷而形勝寓焉廣州其都會
也南雄萬山三水控帶羣蠻而督府兵餉九郡傳郵
盡仰諸權利惠州提封廣袤悍客礦徒勢難收戢潮
州沃野廣原昔稱阜裕往獨患峯戶斗老今內寇外
夷爲害尤棘然肇慶據上游當嶺西孔道瀧水地界
梧藤盜淵藪在焉高州海澳獠衢關地除兵耕守並

務可也廉州層山曲水爲海北要區雷州炎徼多平
地腴壤逋夫亡命責在人牧瓊州並海而五指腹心
之地反爲黎穴乃濱海島夷之國數十時時出沒志
在貿易非必盜邊顧民逐山海曠野番舶之利不勸
農田甚者椎剽海上桴鼓之警彌滿山谷則良民困
于徵求教治不修大征數舉之過也且密邇蒼梧征
蠻幕府在焉軍旅之興殆無寧歲况地產珠池番物
駢集本民用所資而內使數來采辦民反病之故外
負富饒之名而內實貧困者廣東是也廣西古百粵

地東南接廣東風壤氣習特異山特起而峻水清而
駛地利物產優贍自給桂林其都會也蒼梧地總百
粵雄據南極爲水陸之衝設文武大臣鎮焉府江左
江右江貫絡諸郡綿地盡遠而苗夷附據爲寇竊不
但古田荔浦數縣苦其蠶食而已潯州大藤峽跨黔
鬱二江之間爲諸蠻窟穴何間出剽急乃投竄雖有
上隆州五屯所扼其咽喉然不足制也若興安西延
六峒與武岡州陽岡接壤徑據之爲桂林北境患柳
慶以西則八寨爲盜區洛容懷遠每罹慘毒而賓州

其襟喉矣右江一帶惟岑氏最强思田殘破旋就平
定因勢羈縻可謂上策南寧太平控遏兩江坐躡交
趾桂筦保障其在是乎雲南古梁州裔境也崇岡巖
泉激澗縈紆金碧米鹽之產號稱精贍而雲南一部
會也雲南臨安大理永昌鶴慶楚雄並皆沃壤然元
安路納交趾金騰地擁諸甸瀾滄聯絡寧麗曲靖彈
壓烏蠻王公設險于斯要矣而武酋大者元江武定
景東麗江小者姚安北勝鄧川霑益並以兵力稱桀
而滇境粗安則沐氏世有勞焉尋甸上下風土絕異

兵衛漸疎矣。故諸羅構釁相尋，而木邦孟密不聞悔禍。咎在撫綏失策，無制置可言也。其東境則曲靖之牂牁江，達廣東西境，則北勝之金沙江，達四川。其北境陸行關索嶺，達貴陽。今獨走貴陽爲孔道，稍置兵梗坐，令隔絕東西二道，宜闢以待事。大都滇南城郭，人民夷居十八，緩則蜂蟻屯聚，急則豕突鴟張，而萬里投宦類難得人。苟撫循溫煥，相與休息，固可坐而定也。貴州西南夷羅施國，古鬼方，俗頗同滇南，而山菁峭深，水不停涵，土無貨殖，貧瘠已甚。宮戎歲費命

之，他省加以兵荒匱乏，弗繼。况省城會區咫尺，夷土故泗城恣其狼吞，伺竊外戶，則守在永寧。芒部盤踞廣土，蹲伏北藩，則憂先畢節。若思南、石阡、銅仁數郡界在鎮筓西播夷峒之間，地雜東川烏蒙諸部，師旅繹騷，與湖廣四川同其災害。且水西普安、凱里諸酋富甲他夷，地連肘腋，而爭疆職，乃其兵端然夷虜自相剪伐，貴在因俗以時撫定，不足煩國家力也。總而論之，天下大勢譬人一身，京師元首也，而朝廷政令出焉，則心也。四方四體也，體載夫首，則外有

統而其勢尊心運夫體則內有主而其勢順居尊而
達順則重常在我重常在我然後天下不勞而治自
古帝王垂拱而天下宴如者凡以能制輕重之勢而
加意于本元之地也 國家肇基于南而定鼎于北
上應北辰以象天極南面而聽天下謹按輿圖以觀
其勢上門遼陽上谷雲朔者肩背也河渠咽喉也伊
洛湘漢江淮之間腹心也齊魯秦晉左右手也閩蜀
腋也交廣滇粵足也肩背欲厚咽喉欲通腹心欲實
左右手腋欲強足無踈盭相承而奉元首以聽命于

心而心與元首則又精神所聚會以運用百體而營
衛灌注焉然終以形勢充暢而外邪不好也 二祖開
基 列聖續緒逾二百年于茲 朝廷清明百官守
職萬姓安堵四夷嚮風可謂極治矣乃愚所私憂過
計不在形體而在精神也夫歲簡九邊之銳卒以戍
薊門徒罷于奔命而亡益然其始猶曰土兵未練也
今練之幾何歲而戍未盡撤是欲背之厚而不恤肩
寒也諉河渠于不可治而更求便道始猶曰海運可
復也今海舟報罷而河渠如故是不急咽喉之塞而

求他竅也。伊洛湘漢多曠土。江淮多游民。而洛人苦宗藩。淮人苦水潦。卽平居無事。常皇皇若不聊生。是枵腹旦夕也。齊魯南支河渠。秦晉北羌閩蜀交廣。滇粵又西南萬里。而支寇彌山海。民無所號。頃雖蕩定。如甯人病起。休養無所資。又虞復病。是手足腋且倒懸也。如此以爲安。蓋俞扁不顧矣。聖王在御。賢公卿在列。豈以內寧而忘外憂。夫薊門教練。取之浙卒。漁陽突騎。故甲于天下。豈曰無兵。而南取浙。居則南兵倍其食。急則北兵當其鋒。南驕北怨。敗道也。頃虜

一小入。輒破軍。殺將。其效可睹矣。愚以爲不罷浙卒。則土兵不戍。土兵不戍。則九邊之戍未得息肩也。河故湍悍。隄求其流。洲縮其口。豪俠貴勢。宅菰葦田沮洳。以當水道者。有司不敢問。以故數治數淤。數淤數決。往往坐此。迄無成功。頃疏草灣。報效矣。愚以爲不併力下流。則漕渠不通。則徐淮間未得安枕也。新政一務節約。帑庾不盈。水旱盜賊不加于往時。而遑遑不聊生者。舊逋雜征。而催科急也。天子幸哀憐小民。不待建白。一旦而下緩征之詔。民鼓舞若更生。

矣。諺曰：東南熟，天下足；東南之粟，轉轂贍天下而交廣江淮，創夷昏墊之民，終歲不復嗚嗚待澤。其他山徼海壖，君門萬里，懸命于有司，此尤當念愚以爲不覈實有司，則德意不宣；德意不宣，則窮阨遐壤之未得被其澤也。然此皆末論，非本原。至計夫順天八郡于周爲燕趙諸國，于唐爲成德盧龍魏博范陽等軍，當是時各阡陌其地，什五其民，無庸外助。今其地與民猶昔也，而班擦止徐豫之軍，漕輓籍江淮之粟，旁引百郡以爲助，而猶不足，乃欲開京東瀕海萑葦之

場，用浙人築隄捍水之法，聽富民田其中，合衆分地計畝授官。此元臣虞集之議也。然洪武中蓋有闕荒田土，永不起科之令矣。其後荆棘未盡剪，而有司者輒履畝而稅之矣。抑或田成業定，而中貴外戚輒請已業而豪奪之矣。如此尚有應令者乎？愚以爲今卽不能如令，第募民田以三年起輕科，而信守之，豈惟京東將遼地無不可耕者，且使粟價無踊，游民有歸萬世之利也。又欲倣漢唐置三輔，宋立四輔郡，意東永平西易州南臨青北宣府各宿重兵二萬而罷

直隸河南山東班軍此先臣丘濬之議顧安所得兵
若募市人徒益餽餉緩急不可恃若籍民丁前代蓋
有名寓于農而實編于官者矣既編于官後必勾補
又或有調征移戍者矣是無辜坐謫也蓋 洪武中
太平諸郡數蠲田租海內不以爲私若曰此吾湯沐
邑緩急共之愚以爲誠舉四輔赤子付之良有司俾
悉心愛養勿撓以貴勢而又寬其徭賦時加惠焉稍
以其間分曹角射課藝習兵民業既成皆安土樂生
而載其上雖不設四輔隱然保 之固亦萬世之利

也○至若三營精銳國之威也半雜老弱而敝裝羸馬
四方逋逃民之賊也羣萃淵藪而作奸犯科甚非所
以重 京師而示天下也○今歲時簡練團營精采故
已改觀而市井游惰尚多竊匿蒐而逐之則傷覆載
之仁保而容之則滋奸宄之黨愚以爲此二事者乃
金吾巡徼戎臣開府一有司之事耳而 國家之精
神不與焉夫齊秦伯臣尚能保伍其民令無奸匿李
光弼爲將而旌旗壁壘皆變是故精神誠通凡此類
者皆不問而舉今 朝廷下尺檄而中外諸吏恐懼

奔走此乃形體相攝屬而非精神所流貫故法嚴令具其輦轂之下且有令之不行禁之不止者又何以責四方是惟明目達聰開誠廣益時召公卿坐論治理間引郡縣親對便宜燭闇闡于衿帶運要荒于几席使上之情常通于下如星辰垂象而易知下之情常通于上如聲嚮乘虛而易達然後天下之勢聯合爲一身無復有壅闕者雖尺寸之膚癬疥之疾心所拊循手不待命而至首所嚮往足不煩諭而行此所謂不在形體而在精神者也

古今都會

若乃敦龐于天地之始○昭晰于犧農之世○用長黎元○未爭疆場而玉環楛矢○夷裘風駕南輦表旣東風入○律光乎上德奚遠弗臻○然則星象麗天山河紀地○端掖裁其弘敞○嶠函判其都邑○仰觀俯察萬物攸歸○是以庖犧氏生于成紀而爲天子○都于陳○神農氏都陳而別營于曲阜○黃帝生于壽丘而都于涿鹿○少昊始自窮桑而遷都曲阜○顓頊始自窮桑而徙邑商丘○高辛旣號建都于亳○帝堯始封于唐○旣卽帝位都于平

陽虞舜都于蒲坂夏禹受禪都于平陽或在安邑有
商遷徙不一湯初都于亳至仲丁亳有河決之患乃
遷于囂至河亶甲囂又有河決之害復遷于相祖乙
之時相又河決自相而遷于耿耿又爲水所圯復自
耿而徙于邢蓋頻爲河患遷至再四矣及盤庚嗣位
欲復湯之舊業謀所以避河患而永計長久者而臣
民族姓安土重遷相與怨咨帝乃作誥三篇諭以遷
都之利不遷之害于是始南涉河于亳從湯所都
改號曰殷而商道復興矣周自二以來公劉遷于

邠至古公亶父避狄難遷居岐下及文王爲西伯時
聞崇德亂遂伐崇侯虎軍三旬而不降退修其德教
而復伐之因壘而降旣伐崇作豐邑因徙都焉武王
伐商定都于鎬詩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自西自東
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旣又以洛爲天下之
中四方朝貢道里均于是遷九鼎于洛邑有宅洛之
志未遑也成王嗣立乃命周公召公營之旣成謂之
東都以朝諸侯遂定鼎于郊廓卜曰傳世三十歷年
八百又卜灋水東爲下都曰成周卽以處殷遺民者

也然時雖已宅洛而王以鎬京宗周常居之命周公
留治東都書曰命公後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
受文武受民亂爲四輔者是已蓋洛邑天下之至中
豐鎬天下之至險成王于洛邑定鼎以朝諸侯所以
承天地冲和之氣宅土中以蒞四海其示天下也公
于鎬京定都以壯基本所以據天下形勝處上游以
制六合其慮天下也遠後至幽王不道爲犬戎弑于
驪山下平王卽位因以豐鎬逼近戎狄不可居乃東
遷都于洛邑秦襄公以兵送之王遂封襄公爲諸侯

賜之岐豐之地襄公于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問之
禮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居岐雍之間而穆
公脩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公侯侔矣是
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權征伐會盟威重于
諸侯及田常弑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
爭于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
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強兵并敵謀詐用而從衡短
長之說起矯稱蜂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
約束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于戎翟至獻公

之後常雄諸侯傳至始皇遂有天下論秦之德義不
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強也然卒
併天下周室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或曰東
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于東南收
功實者常于西北故禹興于西羌湯起于亳周之王
也以豐鎬代殷秦之帝用雍州興蓋若天所助焉然
則周之失計固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且自平王至
于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頃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
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

成王周公始增營之周公既沒蓋若陳畢公更居焉
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于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
王葬之畢此豈有意于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
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于乞假于生可
也然終不可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
棄之此一敗而粥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
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政亦不減幽厲然
至于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
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粥田宅之効也盤庚之

遷也復殷之舊也古公遷于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于絳于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卽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饑群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于阪高爲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于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嗟夫使平王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束諸侯齊晉雖強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故曰

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者也漢興高帝五年西過洛陽議徙都焉齊人婁敬說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部十餘世公劉避築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去居岐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遂滅殷成王卽位周公之屬傅相焉乃營成周都雒以爲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理鈞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

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
 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為二天下莫朝
 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
 三千人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滎陽大
 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骸
 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
 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
 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
 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

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搯其亢拊其背
 未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搯天下
 之亢而附其背也高帝問群臣群臣皆山東人爭言
 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則亡不如都洛陽洛陽東有成
 皋西有殽龜背河向洛固以足恃上疑未決以問留
 侯張良良曰雖洛陽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
 地薄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殽函右隴
 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
 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

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
千里天府之國劉敬說是也于是上即日駕西都關
中光武中興入洛陽幸南宮遂定都焉號爲東都而
以前漢所都長安號曰西都後至獻帝時關東兵盛
董卓欲遷都長安謂陳紀曰三輔平敞四面險固土
地肥美號爲陸海今關東兵起恐洛陽不可久居長
安猶有宮室今欲西遷何如紀曰天下有道守在四
夷宜修德政以懷不附遷移至尊誠計之末公宜事
委公卿專精外任其有違命則率師討伐威之以武

庶幾可全若欲徙萬乘以自安將有纍卵之危崢嶸
之險也卓意甚忤而敬紀名行無所復言時朱儁亦
謂西遷恐孤天下之望以成山東之勢非計之長者
已而卓死群盜競起劫帝西竄曹操因劫迎于武昌
都于許遂移漢鼎晉初都于洛陽至永嘉南渡都于
建康及成帝咸和四年蘇峻之難帝奔石頭及賊平
宗廟宮室並爲灰燼溫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
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有所適王導曰建康古之金陵
舊爲帝里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

王不以豐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續其麻則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于蠻越求之望實俱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群情自安繇是不復徙都而以補芟爲丹陽尹斐收集散亡京邑遂安後哀帝時大司馬桓溫欲經畧中原以河南初平將移都洛陽朝廷畏溫不敢爲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莫敢先諫孫綽上疏曰自喪亂已來六十餘年蒼生殄滅百不遺一河洛丘墟函夏蕭條井堙木刊阡陌夷滅生理茫茫

永無依歸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爲交切自古帝王之都豈有常所時隆則宅中而圖大勢屈則遵養以待會使德不可勝家有三年之積然後始可謀太平之事耳今天時人事有未至者矣一朝欲一宇宙無乃頓而難舉乎功竟無成唐初都于長安自安史之亂肅宗收復舊京復都焉至代宗之時以吐蕃侵寇欲定都東洛郭子儀聞之因兵部侍郎張重光宣慰迴附章論奏曰臣聞雍州之地古稱天

府右控隴蜀左扼嶓函前有終南太華之險後有清濁渭河之固神明之奧王者所都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兵強士勇雄視八方有利則出攻無利則入守此用武之國非諸夏所同秦漢因之卒成帝業其後或處之而秦去之而亡前史所書不唯一姓及隋氏季末煬帝南遷河洛兵墟丘戈亂起高祖唱義亦先入關惟能剪滅奸雄底定區宇以至聞者羯胡稱亂九服分崩然而先帝伏朔方之衆慶緒奔亡陛下藉西土之師朝義就戮豈惟天道助順抑亦地形使

然近因吐蕃凌逼鑿駕東巡蓋以六軍之兵素非精練皆市肆屠沽之人務挂虛名苟避征賦及驅以就戰百無一堪亦有潛輸貨財因以求免又中官掩蔽庶政多荒遂使陛下振蕩不安退居陝服斯闕于委任失所豈可謂秦地非良者哉今道路咸謂已有成命將幸洛都臣熟思其端未見其利夫以東周之地久陷賊中宮室焚燒十不存一百曹荒廢曾無尺椽中間畿內不滿千戶旣乏軍儲又鮮人力將何以奉萬乘之牲餼供百官之次舍矧其土地狹阨纔數百

里險不足恃適爲戰場陛下奈何棄久安之勢從至危之策忽社稷之計生天下之心顧時邁順動迴鑿上都再造邦家唯新庶政奉宗廟以修薦享謁陵寢以崇孝思代宗省表垂泣謂左右曰子儀用心真社稷臣也及德宗奉天之變車駕至梁州是時山南地薄民貧自安史以來盜賊攻剽戶口減耗大半雖節制十五州租賦不及中原數縣及大駕駐蹕糧用頗窘德宗欲西幸成都嚴震言于上曰山南地接京畿李晟方圖收復藉六軍以爲聲援若幸西川則長未

有收復之期也衆議未決會李晟表至言陛下駐蹕漢中所以繫億兆之心成滅賊之勢若規小舍大遷都岷峨則士庶失望雖有猛將謀臣無所施矣德宗乃止後朱朴擢國子博士上言當世事議遷都曰古王者不常厥居皆觀天地興衰隨時制事關中隋家所都我實因之凡三百歲文物資貨奢侈僭偽皆極焉夫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漢興鳳林爲之關南荆潭環屈而流屬于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乃形勝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漕渠運天

下之財可使大集自古中興之君去已衰之衰就未
王而王今南陽漢光武雖起而未王也視其山川壯
麗處多故都已盛而衰難可興已惟襄鄧實惟中原
人心質良去秦咫尺而有上洛爲之限永無夷狄侵
軼之虞此建都之極選也不報宋初因周漢之舊都
于汴梁開寶九年太祖幸洛陽南郊事畢遂欲畱都
焉群臣咸諫弗聽晉王光義言其非便帝曰還河南
未已終當居長安耳光義問其故帝曰吾欲西遷據
山河之勝以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光義

曰在德不在險力請還汴帝不得已從之因嘆曰不
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及仁宗景祐中范仲淹上論
建都之事曰洛陽險固而汴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居
汴卽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以備急難
帝以問宰相呂夷簡夷簡以此仲淹迂濶之論也及
慶曆二年契丹渝盟聚兵幽薊聲言入寇議者請從
仲淹之議夷簡謂虜畏壯侮怯遠城洛陽無以示威
必長虜勢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契丹未易服也
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詔旣下仲淹又言

此可張虛耳未足恃也。城洛陽旣弗及，請連修京城。蓋天有九闔，帝居九重，是以王公法天設險以安萬國。今當高城深池，軍民百萬，足以爲九重之備。乘輿不出，則聖人坐鎮四海而無煩動之勞；鑾輿或出，則大臣居守九重而無回顧之憂矣。或曰：京師王者之居，高城深池，恐爲失體。臣聞後唐末契丹以四十萬衆送石高祖入朝，而京城無備，閔宗遂亡。石晉時叛臣張彥澤引契丹犯闕，而京城無備，少主乃陷。此皆無備而亡，何言其失體哉？臣但憂國家之患而不暇。

顧其失體也。若以修築城皇爲失體，不猶愈于播遷之禍哉？夷簡曰：此子囊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耶？故設備宜在河北，卒建大名府爲北京焉。以今觀之，太祖之開基神謀，雖非太宗所能及，而范公之深思遠慮，亦非呂夷簡所可班。太祖與范上智也，所見者難成而可保；久遠太宗與夷簡中人也，所見者易從而僅圖目前。大抵有天下國家者，德力險三者可相有而不可相無者也。故漢力強矣，然猶以都洛爲未足；而駕入關中，周德至矣，然猶

以都關爲未足而定鼎卜洛宋至徽欽德力險舉無
矣焉攸賴哉蓋嘗觀自古帝王之作莫不更都三河
之間而周秦以降繼宅兩京五季而下又都大梁何
帝居之不常也然考其所以定都改卜之意則有由
矣大抵長安便于守洛陽便于歸大梁便于戰三京
利害各有一偏故前王因其便利而都之也方其正
朔雖一而利勢不專藩侯基忒山河瓜分鄰國有唇
齒之依朝廷無指臂之順必也守戰並修軍民兩恤
俾其進足以制諸侯之變退足以保固宗社捨長安

莫利也故宗周西漢繼宅西土勢或然也嬴秦隋唐
踵卜長安仍以爲安也逮夫車書混一禮教興行舉
綱朝廷張目郡縣于是偃武修文輕徭薄賦俾斯民
均受其賜思所以新一王之制俾盛古之隆唯禮樂
教化是遑而不以兵革戰伐爲事則捨洛陽莫便也
故周成漢光定都咸周誠得其宜也曹魏司馬晉踵
卜洛邑仍以爲安也光武而下唯元魏孝文僅留意
于稽古禮文之事故遠拔乎戎中宅洛邑粲然新一
王之政遠俾盛古亦遷都改卜有以相之若乃版圖

未一侵伐鼎未夷狄外訖邊遇僭竊必也德刑兼修。戰守兩備宿重兵于京師強幹弱枝以鎮服夷夏而指蹤英雄以赴其功則捨大梁莫便也朱梁而下以迄于宋仍都大梁亦勢或然也然有其利必有其害膏腴情農險阻逸德知禦侮于海隅而忽艱虞于京輦者長安之不利也故五侯九伯不能亂周而犬戎實亂之山東戰國不能亡秦而趙高實亡之藩狄不能犯函谷而王莽實篡漢燕晉不能隳符秦而姚萇實并堅以至輔民謀而新莽燼涇師統而德宗跳豈

非長安忘警戒之道也歟德化有時替而君不常明紀綱有時紊而政不常舉敵受八面而險不數舍一方矯虔九重震動此則洛邑之不利也在董卓奮而東漢亡耳朱聘而北朝亂偏師犯閔如履門闌以至典午失馭藩侯弄兵往來如織王城不啻傳舍豈非洛陽失守戰之備也歟燕安起于無虞弊蠹生于悠久故載戢載橐而甲械朽鈍以安以處而士卒惇憊兵多難用將逸難使可以隆安強威而不足以禦一旦之變此則汴都之不利也故石晉之亡兵叛于外

也宋朝靖康之變太平之久也然則長安便于守洛陽便于歸大梁便于戰又在人之所便利如何固未可恃其所便而遽卽于安也雖然王京之制各有輔車屏蔽之地又不可不察長安之制以陝西爲畿輔而屏蔽實在河東大梁之制以河南爲畿輔而屏蔽實在河北故繇古以來洛京之禍常起于并汾汴都之變常起于燕趙長安之難雖不常所自而河隴之寇尤爲頻駭良繇失其外屏也是以河湟未歸則長安未易都雲朔未賓則洛陽未易卜燕薊未服則大

梁未易宅唇亡齒寒者此之謂矣繇是以論則三京利害各有攸歸不可一槩求也然以王道純之是不無優劣焉從古議者紛紛莫不以長安爲優不知長安之地四塞則雖固而包履裁一心之境八州之民皆吾赤子而乃塹潼嶢以自固是何示天下以私也豈天子守在四夷而王者以天下爲家之義哉嗚呼天生民而立之君所以均調而齊一之也故王者之作必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俾其貢賦于是而易輸寃抑于是而易訢朝觀會同于是而易期赴調上

計于是而易達故布德行仁則易以均被發號施令則易以敷暢皆所以均惠斯民也若夫洛邑之地當天下之中大梁坐水陸之衝其所以惠利斯民孰便于此傳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洛邑之謂也又曰三十輻共一轂大梁之謂也然則欲求一室萬世之都所以爲國家生民無窮之計三都之中邛洛其庶幾矣迨至靖康之變二帝北狩高宗倉皇南渡靡所底止李綱上言國家都汴處中以臨四方垂二百年靡有變故豈特仁德以結萬邦之心繇以中

制外據天下之利方今多難之際宗社朝廷一遷天下之勢必有偏而起之處中原捶動卒難復安此臣所以夙夜思慮欲爲權天下之勢以濟長久之策也古者帝王有巡幸之禮今當以長安爲西都襄陽爲南都建康爲東都各命守臣營葺城池宮室官府使之具儲峙糗糧積金帛以備巡幸陛下鑿輿順動以天臨之覽觀山河之形勝省察牧守之治忽撫士民間風俗收豪俊之用以攘夷狄復境土然後復據河洛而都之此今日權宜之上策也其利有三籍巡幸

名國備不失于太弱一也不置定都使夷狄無所窺伺二也四方望幸使奸雄無所覬覦三也則三都成而天下之勢安矣議者謂車駕當且駐蹕應天以係中原之心或謂當遂幸建康以紓一時之患臣皆以爲不然夫汴京宗廟社稷之所在天下之根本也陛下嗣登寶位之初豈可不一幸舊都以見宗廟社稷慰安都人之心下哀痛之詔擇重臣以鎮撫之四郊畿邑之民又安益治守禦之具爲根本不拔之計哉天下形勢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今捨上

中而取其下非得計也宜先期降勅曉諭軍民及以修謁陵寢爲名擇日巡幸據要會之地以駐六師既有以繫中原之心又有紓一時之患策無出于此者高宗乃諭兩京以遷都之意讀有感泣旣而有詔欲幸東南避敵網復上言曰夫陝者中國勁兵促馬之區也河北河東者中國之屏蔽也京畿及京東西者中國之腹心也江淮荆湖閩浙川廣中國之支派也今與鄰爭屏蔽之地不能保腹心以號召勁兵健馬與之馳逐而欲自竄于支派之鄉臣恐天下之勢偏

而不舉胡騎深入號令不行州郡莫相救援皆將碎于賊首虜以精兵驚擾京東控制淮楚陛下雖欲還關不可得矣况欲屯兵聚糧議攻守以迎二聖哉王命不通盜賊蜂起殺害官吏屠陷城邑如今之河北兵民不待金人然後爲害自江以南皆當搖動不知獻策之臣果能保其必安乎夫江之廣不如河江之險不如河江之湍激不如河金人渡河猶不能禦江豈可恃而南人之輕脆非北人之比賊至則潰南方之城壁非北方比賊攻則破如必以幸建康爲安竊

以爲過矣夫利在耳目之前患在一世之後中智以上乃能知之今欲乘舟順流而東其安便比于鞍馬之間何啻相百遠幸江湖之濱其閑適比于兵革之際何啻相萬然偷取一時安適而亡禍患之在後獻說者如此竊以爲不思之甚矣爲今之計縱未能行上策以趨關中莫若取其次策以適襄鄧襄陽近爲李孝宗所據雖已潰散恐或殘毀惟鄧爲可以備車駕之時巡夫鄧者古之南陽光武之所興也西鄰關陝可以召兵北近京畿可以遣援南通巴蜀可取貨

財東達江淮可運穀粟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廣
土寬城可屯重兵民風號爲淳古盜賊未嘗侵犯此
誠天設以待陛下之臨幸事之機會不可失也願詔
守臣增修城池漕臣儲峙糧草朝廷給降錢帛廣行
應副專遣使者以督其事將來秋高六飛啓行繇陳
蔡唐以趨南陽不過半月可達天下之士知陛下之
不忍棄中原也河北河東之民知陛下之不遠徙也
天下郡縣知陛下之處中以臨四方也皆當心服而
無解體之患是一幸南陽則三者皆得一幸建康則

三者皆失利害安危之機在此一舉陛下何憚而不
行也其第二劄曰自昔人主當草昧艱難之時或與
英雄角逐或爲夷狄所侵皆據地利而莫肯先退盡
人力而莫肯先屈勝天下者必以勢而據地利莫肯
先退者勢也蓋天下者必以氣而盡人事莫肯先屈
者氣也漢高祖與項羽戰于滎陽成臯間相持累年
高祖雖屢敗不肯退尺寸之地旣割鴻溝羽引而東
遂有垓下之亡曹操與袁紹戰于官渡操雖兵弱糧
乏不肯解去旣焚紹輜重引而歸遂喪河北繇此觀

之與勅敵爭勝負豈可不據天下之勢而先自退哉。唐之初突厥頡利以數萬騎飲馬渭水去長安纔數十里太宗以七騎臨渭上與語以大義折之既而王師大集旌旗千里光彩精明頡利震怖遂以請和本朝景德中契丹以數十萬寇澶淵真宗渡河親征射殺所謂統軍撻攬者虜主惶惧遂亦請和而去兩朝盟好凡百餘年繇此觀之爲夷狄所侵豈可不作天下之氣而先自屈哉。今金人雖號爲勁敵其實皆中國失策養之使然考其兵之強盛豈能過項籍袁紹

其敢深入豈能過頡利契丹而吾方其未至之時已相與震怖委棄中原而自竄于江湖之間既失天下之勢又索天下之氣不知虜騎果復渡河攻圍我城邑屠戮我人民以精兵控扼淮泗而王命爲之不通盜賊蜂起所在竊發跨州連邑自相建置將何以待之且今之所恃者兵也陛下每欲聚西北之兵十餘萬日加訓練以待親征睿謀壯矣既適建康不知此兵將何所用夫建康水鄉其土卑濕其食魚稻非西北之兵所利不產粟麥稗草土氣多熱非西北之馬

所便往年方臘起于江浙朝廷遣西兵討之疾病物
故者三之二而馬之存者無幾繇此觀之欲聚北之
兵而適建康猶資章甫而適越也惟南陽可爲今冬
駐蹕之計賴天之休陛下聖德所感河北河東兩路
兵民戴宋之心猶堅借使賊敢深入邀截掩擊中國
一勝則天下之勢壯而氣振矣帝乃許幸南陽以范
致虛知鄧州修葺城池已而江伯彥黃潛善陰主陽
州之議或謂綱曰外論匆匆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
之存亡于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蓋久之綱退位

而國議曰主于和遂卒幸臨安而建都焉孝宗卽位
欲成高宗之志首詔經理建康以圖進取而大臣幸
安計未決王阮試禮部對策曰臨安蟠幽宅阻面湖
背海膏腴沃野足以休養生聚其地利于休息建康
東南重鎮控制長江呼吸之間上下千里足以虎視
吳楚應接梁宋其地利于進取建炎紹興間敵人乘
勝長驅直擣而我師亦甚憊也上皇遵養時晦不得
已與平乃駐臨安所以爲休息計也三十年來闕者
全壞者修弊者整廢者復較以曩昔倍萬不侔主上

獨見遠覽舉而措諸事業非固以臨安爲不足居也
戰守之形旣分動靜進退之理異也古者立國必有
所恃謀國之要必負所恃之地秦有函谷蜀有劍閣
魏有成臯趙有井涇燕有飛狐而吳有長江皆其所
恃以爲國也今東南王氣鍾在建業長江千里控扼
所會輟而弗顧退守幽深之地若將終身焉如是而
曰謀國果得爲善謀乎且夫戢者以地爲本湖山阻
環孰與乎龍蟠虎踞之雄胥潮奔猛孰與乎長江之
險今議者徒習越吳之僻固不如知秣陵之通達是

猶富人之財不布于通都大邑而匣金以守之愚恐
半夜之或失也倘六龍順動中原在跬步間况一建
康耶古人有言千里之行起于足下患不爲耳時陳
亮獻中興策亦曰夫吳蜀天地之偏氣錢塘又吳之
一隅以一隙之地本不足以萬乘之鎮壓且五十年
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粟桑麻絲枲之
利歲耗于一歲禽獸魚鱉草木之生日微于一日而
上下不以爲異也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
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

異矣足以稱雄于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
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
爭中原是以知其難也荆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
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
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于南陽又二百餘年
遂爲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繇此起輔先王今雖南
北分畫交據往往置于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
不可繇此而進議者或以爲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
也其地雖要爲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

不發泄者况其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
關洛左右伸縮皆足以爲進取之機今誠能開墾其
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
氣則可以爭衡于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
誠慨然移居建業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
從簡畧又作行宮于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常以
江之師爲金人侵軼之備而精擇一人之沉鷲有謀
開豁無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寬其文法聽其廢置撫
摩振勵于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時不能用

惜哉且夫建邦設都皆馮險阻山川者天之險阻也
城池者人之險阻也城池必依山川爲固大河自天
地之西而極天地之東大江自中國之中而極中國
之東天地所以設險之大者莫如大河其次莫如大
江故中原依大河以爲固吳越依大江以爲固中原
無事則居河之南中原多事則居江之南自開闢以
來皆河南建都雖黃帝之都堯舜禹之都于今皆爲
河北昔爲河南大河故道自碣石入海碣石今平州
也所以幽冀之邦冀都之地皆河南周定王五年以

後河道湮塞漸移南流至漢元光三年徙從頓州入
渤海今濱滄間是也成周以來河南之都惟長安與
洛陽或逾河而居鄴者非長久計也漢晉以來江南
之都惟有建業或據上流而居江陵武昌者亦非長
久計也是故定都之君與議都之臣惟以此三都爲
最此三都者皆以江河之險阻爲可恃也舍此則唐
末博士朱朴遷都疏云去已衰之衰就未王之王有
取于襄鄧之間是或一道若正信在德不在險如宋
都汴梁一無足恃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獨不可

信乎國朝。太祖初下采石處士陶安見說。上曰金陵古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阻以長江之險若取而有之據其形勝出兵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上悅明年取金陵周覽城郭謂徐達等曰金陵險固古所謂長江天塹真形勝地也倉廩實人民足吾今有之諸公又能同心共力以相左右何功不成達曰殆天授非偶然也乃改應慶路爲應天府置元帥府居焉久之以建康舊城西北控大江東盡白下門外距鍾山既濶遠而舊內在城中因元南臺爲宮稍卑隘

帝乃命劉基等卜吉地定作新居于鍾山之陽在舊城東白下門之外二里許增築新城東北盡鍾山之趾延亘周迴凡五十餘里規制雄壯盡據山川之勝焉。洪武元年八月己巳詔曰朕惟建邦畿以成大業興王之根本爲先居中夏而治四方立國之規模最重其以金陵爲南京大梁爲北京朕以春秋往來巡狩播告爾民使知朕意二年上詔諸老臣問以建都之地或言關中險固金城天府之國或言洛陽天地之中四方朝貢道理適均汴梁亦宋之舊

京又或言北平元之宮室完備就之可省民力。上
日所言皆善惟時有不同耳。長安洛陽汴京實周秦
漢魏唐宋所建國。但平定之初民未蘇息。朕若建都
于彼供給力役悉資江南重勞其民。若就北平要之
宮室不能無更亦未易也。今建業長江天塹龍蟠虎
踞江南形勝之地。真足以立國。臨濠則前江後淮以
險可恃。以水可漕。朕欲以爲中都。何如。群臣稱善。至
是始詔以臨濠爲中都有司。建置城池宮闕如
京師之制焉。地脉向中國來者三支。北絡發崑崙東

折而東行南行。其背爲北狄。其正結爲冀都。其支結
爲燕京。其餘氣爲東夷。冀都自雲中上黨博換來三
面繞河外。案多疊。大河東北。祖入海。重重包裹。故堯
舜禹湯都之。但四方險阻。貢輸非後世所便。河且徙
而南。氣大泄。燕京旺氣。我朝鍾焉。中絡發崑崙
東南至岷山。繇蜀隴轉北而爲終南。長安之地也。金
城四塞。以爲固。古豪傑有取焉。貢輸艱入。後世費繁。
今能處之耶。繇關中出至太華中。嵩伊闕。旣鑿。是謂
洛陽。洛陽天地之中。陰陽和。南北平。百物會。周公營

之地氣自北以南人爭化機互以爲用古今固不齊也。行乃盡于東，秦翻身顧祖，東海外盪，江河前向，萃產賢貴，凝聚有因。後世河徙截其來脈者三，乃會通河，復加截之。其力遂微，南絡發崑崙，折東南而行。至大峨山，其背爲西戎，直南折而東，爲五嶺。其餘氣爲南蠻，復折而東北，大盡于建康。其支結爲吳、閩、越、大峨而下，至于五嶺，環抱中原，無情南面，力雄勢坎。吳、閩、越支凝，謗力海水，陽勝明有餘，而氣不足以當之。一大都會于今日，其金陵也乎？長江天塹，則用易輸。

持護不少。世謂江左不得于宅中，偏安不可以圖。太是安于建康之說，不能用建康于天下。夫安于建康，乃謂大勢不拱，東壩未立，秦淮河不湧，邗溝尚微，故建康俗紐于自便，知守江而不知用淮于江，知圖淮而不知用天下于淮，知據武昌之上游而不知上游之守，鎮知集貨之易而不知散貨以用于四方，知南兵之難振而不知練兵于北之可用。故金陵不可以故常論，當有知者。曠百世相感，不爾則中洛爲河截，所在其汴、淮、江、漢之間乎？金陵爲南京，汴、梁爲北京。

國初深見也。永樂十四年十月復詔群臣議營建北京先自車駕至自北京工部奏請擇日興工上以營造事重恐民力不堪乃命文武群臣復議之于是群臣上疏曰北平乃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沃壤千里山川形勝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誠帝王萬世之都也此年一車駕巡狩萬國來同民物阜成禎祥協應天意人心昭然可見然陛下重于勞民延緩至今切為宗社大計正陛下當為之時况今漕運已通儲蓄充溢財用

具備軍民一心營建之辰天實啓之乞早賜聖斷勅所司擇日興工以成國家悠久之計以副臣民之望上從之至十八年宮殿成遂定都焉北龍有燕山即今京師也以燕然山脉盡于此故曰燕山昔燕昭王築黃金臺以招賢者故又稱金臺古冀州地舜分冀東北為幽州故又謂之幽都按丘文莊公云虞夏之時天下分為九州冀州在中國之北其地最廣舜分冀為幽與并營故幽與并營皆冀境也楊公云燕山最高象天市蓋北幹之正結其龍發豈崙

之中脈綿亘數千里。至于闐歷澣海之玄。屈曲出夷入貊。又萬餘里。始至燕然山。以入中國。爲燕雲復東行數百里。起天壽山。乃落平陽。方廣千餘里。遼東遼西兩枝。闐截黃河。前繞鴨綠。後纏而陰。恒大山諸山。與海中諸島相應。近則樂河潮河。桑河易河。并諸無名小大。夾身數源。界限分明。以地理之法論之。其龍勢之長。垣局之美。幹龍大盡。山水大會。帶黃河。展天壽。鴨綠。纏其後。碣石鑰其門。又按朱子語錄。冀都山脈從雲中發來。前則黃河環繞。泰山聳左。爲龍華山。

聳右。爲虎嵩。爲前案。淮南諸山。爲第二重案。江南五嶺諸山。爲第三重案。故古今建都之地。皆莫過于冀。所謂無風以散之。有水以界之也。冀州之中。三面距河。處是爲平陽蒲坂。乃堯舜建都之地。其所分東北之境。是爲幽州。太行自西來。演迤而北。綿亘魏晉燕趙之境。東而極于醫無閭。重岡疊阜。鸞鳳峙而蛟龍走。所以護擁而圍繞之者。不知幾千萬里也。其東一帶。則汪洋大海。稍北。乃古碣石。淪入海處。稍南。則九河。旣道所歸宿之地。浴日月而浸乾坤。所以界之者。

古今治平畧
又如此若以形勝論之則幽燕自晉稱雄左環滄海
右擁太行南襟河濟北枕居庸楊文敏爲西接太行
東臨碣石鉅野亘其南居庸控其北勢拔地以崢嶸
氣磨空而崩斨又云燕薊內跨中原外控朔漠真天
下都會桂文襄公謂形勢甲天下辰山帶海有金湯
之固蓋真定以北至于永平關口不下百十而居庸
紫荆山海喜峯古北黃花鎮險阨尤著會通漕運便
利天津又通海運誠萬世帝王之都且居直北之地
上應天垣之紫微夫天之象以北爲極則地之勢亦

當以北爲極易曰艮者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以成
始而成終也艮爲山水爲地之津液而委于海天下
萬山皆成于北天下萬水皆宗于東于此乎建都是
爲萬物所以成終成始之地自古所未有也我

太宗文皇帝初建藩于茲旣而入正大統乃循成王
宅洛故事而又于此建都焉蓋天下王氣所在也前
乎元而爲宋宋都汴梁前乎宋而爲唐唐都于秦在
唐之前則兩漢也前都秦而後洛然皆非其州境也
雖曰宅中圖治道里適均而天下郡國乃有背之而

不面焉者元人雖都于此然夷狄雜氣不足以當帝
王之統惟我朝得國之正同于堯舜拓地之廣過
于漢唐書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北聲教訖于四海
僅再見也猗歟盛哉孔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
其所而衆星共之易曰離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天下以北面爲天之
樞居微垣之中而受衆星之環拱天之道固在北也
天之道在北而面之所嚮在南今日京師居乎艮
位成始成終之地介乎坎離之間出乎震而勞乎坎

以受萬物之所歸體乎北極之尊嚮乎離明之光而
使夫萬方之廣億兆之衆莫不面焉以相見則凡舟
車所至人力所通者無不在于照臨之中自古建都
之地上得天時下得地勢中得人心永有如今日者
也况此乃蘓秦所謂天府百二之國杜牧所謂王不
得不可爲王之地牧之言曰禹畫九州一曰冀州舜
以其分太大離爲幽州其人沉鷲多材力重許可耐
辛苦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復產健馬下者日
馳二百里所以常當天下一兵馬之強在昔則然矣且

其地瀕大海在秦始皇時越黃腫瑯琊負海之粟轉輸北河是時海運固已通于茲矣杜甫謂漁陽豪俠之地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則唐時又一東吳之粟于此焉胡元盛時漕東南粟至燕歲幾至四百萬石而南方之貨亦隨以至則其食貨之豐有非他方所及可知矣矧兵食俱足文武並用向明以用文而臨乎華夏則有以成文明之化育幽以建武而禦乎夷戎則有以張震疊之威信自古建都之地莫有如今日者也雖然居安者不可不思其危享全盛者不可不爲衰微之慮自古建立都邑率在北土蓋不止我一朝而我朝近胡爲甚且如漢襲秦舊都門中匈奴入寇鋒火輒至甘泉唐襲隋舊亦都關中吐蕃入寇輒至渭橋宋襲周舊都汴西無靈夏北無燕雲其去元爲遠唐契丹界直洩句耳景德之役亦輒至澶淵三治朝幅幘蓋廣矣而定都若此者何制胡便也我一朝定鼎燕京東北去遼陽尚可數日去漁陽百里耳西北去雲中尚可數日去上谷亦僅倍漁陽耳近敵甚則常時封殖者尤勤常時封殖則一日規

古今治平畧

畫措置也。尤亟是故去虜之近，制虜之便，莫有如今日者也。昔漢文帝朝晁錯有實塞分戍臨陣合刃諸說，而文帝取焉。唐德宗朝陸贄有險以固邦國，兵以服克，橫諸說，而德宗取焉。宋仁宗朝范仲淹有守兵聚散多寡，戰兵王客勞逸諸說，而仁宗亦取焉。今其言載在三史中，班班可考，豈非經時石畫哉！然漢卒患匈奴，唐卒患吐蕃，宋卒患契丹、西夏，何也？所行與所談悖也。今之論議，毋亦類是乎？夫分境畫疆，秉持阨塞，可謂確矣。然外有棄野所傷，實多是移其禍，而以異壤當之也。于此不得以忘戰也。驅兵策馬，衝擊郊原，可謂雄矣。然內無良才，所損非細，是積其弱，而以異日常之也。于此不得以忘守也。故金元常都于此，是其爛監。然則金人之禍在夷狄，而監其失則必固邊圉，選將帥，強兵足食，使國勢壯而外虜不敢萌窺伺之心。元人之禍在中國，而監其失則必謹法度，用賢才，省刑薄斂，使朝綱正而奸民不敢懷背叛之心。斯國基固而金湯永矣。

圖書編論曰：嘗謂形勢者可以威天下而不可

以雷天下威天下以險險也者力之所恃者也。力不足者取之于險雷天下以仁仁也者險之所恃者也。險不足者取之于仁君而仁矣無險可也。險而且仁萬世猶可也。失仁而得險亦或可也。不可久也得險而力且足焉而敵者猶斃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國而周官之法所以必立民極之中也。此古之有天下者雖不敢不本之以仁而亦切切焉據形勝之地以雄視天下。蓋亦知險之不可廢也。且天下之險因乎勢得

其勢者可以居重而馭輕天下之勢因乎時觀乎時者可以通今而酌古王者所居曰京師大衆之義也曰天邑天子之居也據之非其地則不足協天下之威匹夫劍立而全城不守矣善守國者身可不審勢以擇險本之不以仁則不足以建天下之極外患雖寧而內變將作矣善擇險者身可不廣仁以和民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定論也呼乎伏羲畫卦而臨民黃帝垂衣而神化斯時也未見有所謂

險者若堯之平陽舜之蒲坂禹之安亳亦各有
 所起取朝貢之易達者都之耳後世因其皆在
 冀州而有三面距河之險然後見其險焉耳在
 堯舜禹不之知也在堯舜禹之民亦不之知也
 何也天下安于仁而無所事于力也下堯舜而
 文武始不能不用乎力矣然而仁所將也是故
 文武之豐鎬所以據天下之形勢處上游以制
 六合其慮天下也遠成王之洛邑所以會天地
 之中和宅中土以蒞四海其示天下也公威足

以行其慮而莫敢誰何恩足以弘其公而下皆
 用命歷年八百固其所也何在人與力之並用
 雖無險可也况得其所謂要會者哉是知周之
 所以永命者仁也非徒在險也王孫滿以卜世
 卜年之說謬當聖人之心是術數者奚足與議
 周王之仁哉下周而漢而唐而宋其仁蓋已微
 矣而力且弗之競漢高策都關中所以執天下
 之樞也南北二軍其權足以雄天下唐亦都關
 中亦所以執天下之樞也內外諸府其兵足以

威天下然九錫之雄既熾而西京之所以衰方
 鎮之兵漸強而朝廷之所以斃至于晚年末路
 司熾拊鍵內鉢外乘而太阿之柄已倒持而授
 人之手矣其誰不逞哉宋太祖之都汴所以因
 五代之舊也西夏之役方殷而國勢浸弱仁宗
 之議洛陽所以為徙關中之漸也仲淹之說不
 行而勢亦弗競于是再和再退再退再失而崖
 山之溺已噬臍無及其將誰咎哉何也蓋漢之
 方雖足以自競而七制之仁未徧也况七制之

外如桓靈者乎唐之兵雖足以耀武而三宗之
 德益衰也况自三宗之外如武宣者乎宋則險
 力俱斃仁亦無足稱矣嗚呼是豈形勝之罪又
 豈形勝之所能流哉恭惟
 太祖高皇帝下

力康而定鼎此南都之所繇始也
 太宗文

皇帝靖南北巡命阮安而營北平此北都之所
 繇始也以今觀之南都之形勝跨江南北以為
 甸服岷峨以西五嶺以北川流以萬數皆會于
 河人乎淮朝宗畿甸而之海布帛穀粟之富魚

鹽財用之饒甲于天下天下無事則坐享楊越
 之粟而無轉輸之勞天下有事則席卷全足之
 甲而為張皇之舉誠周禮所以陰陽之會風雨
 之交諸葛孔明所謂鍾山龍盤石城虎踞真帝
 王之居也古之人有都之者六朝是也而偏安
 之陋固不足以疑一統之盛北都之形勝奄幽
 燕以為王畿外設八府以為捍衛太行在其西
 醫無閭在其東重岡疊翠鸞鳳峙而蛟龍走大
 海居其左九河經其前泮漾浩蕩浴日月而浸

乾坤沉鷲激捍之材雲錦騰驤之馬為天下最
 面明而用文而臨乎華夏則有以成文明之化
 育幽以建武而御乎戎狄則有以張震疊之威
 誠蘇秦所謂天府百二之國杜牧所謂王不得
 不可以為王者也古之人有都之者金元是也
 而雜氣之夷固不足以承中華之統則天下之
 至險已屬之天下之至聖而深仁厚澤又何以
 維持之也以天下之仁起天下之義而財賦出
 于東南矣以天下之義聚天下之力而戎馬盛

于西北矣。財賦出則所以養其力者有備。戎馬盛則所以雄其險者有人。力以人奮，險以力固。地利人和，萬世猶競。宜無復容喙者矣。然弊生于積習之餘，事怠于異世之後。今之東南視昔之東南，何如也？始之以水旱，繼之以蝗蝻，加之以胥吏之攘剝，而陰瘠于土豪之浚血。則今之東南，非昔之東南矣。今之西北視昔之西北，何如也？前者犬羊陵縱，叅將芮寧之死，一時同殲者八百近者。早魃爲災，延綏軍民之死，刑于秦

牘者五萬人。則今之西北，非昔之西北矣。善守城者可不張而相之，扶而植之，使天下被其仁而不知，而因以鼓天下之臺臺，而一因仍于漢唐宋末流之弊哉。然觀今二都之力，北都爲惡，請得復舉而備言之，可乎？漢之邊在北，去咸陽千餘里。唐之邊在西，亦去長安幾千里。今京師北抵居庸，東北抵古北口，西南抵紫荆關。近者百餘里，遠者不過數百里。疾馳之騎，約日以至。所謂居庸則吾之背也，紫荆則吾之吭也。據

關中者將以搯天下之吭而拊其背都幽燕者切近于北狄又將恐其搯我之吭而拊我之背也蓋制人而不得猶不至于失已守已而失焉則其害豈但不得于人而已哉此其外患之可畏也至于唐之漕因于河宋之漕因于汴國初海運十萬餘石以給邊永樂引汶泗諸水以溢濟引黃河自漁臺以溢御漳然後漕舟自江達于浦自河達于京師今觀漕河以一衣帶之木物土可塞萬一無賴荷鍾決而迎塞瓜州

之填則江不達于淮矣寒漁臺汶泗之水則江不達于京師矣斯時也將何以處之哉唐之軍士脫巾而呼而元之貴人抱珍而枵腹者可鑒也此其內變之足虞也是故知外患之可畏則必選將帥厲甲兵廣儲蓄塞要害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虞斯彌矣知內變之足虞則必慎隄防設重鎮恤軍士廣田畜先為不敢犯而後人莫之敢犯則變斯消矣如是則三豎流而仁不阻大化也武勇奮而力不困大權也

四○漢○汾○而○京○師○無○虞○大○勢○也○勢○張○則○固○權○重○
 則○肅○化○洽○則○順○不○怒○之○威○篤○恭○之○妙○信○也○
 文○武○而○陋○漢○唐○宋○于○不○足○言○矣○



